荒政要覽

荒政要覽卷之七

雲間俞汝爲輯錄
新安洪文衡
吳興閔夢得　訂正

荒後寬恤之要

人身尫羸初起五臟六腑無不受病或見榮衛稍强不爲歲月之調護將一發不可復救矣民生饑饉後何以異是如稍遇一二收成便謂民生已安我治已足而愛養休息之意

漠然不知民艱萬狀隱瘼難悉困未蘇而棄置如故甚而加督責之民病無生之日矣況凋耗之餘施　恩澤則惠易足警悟之新示勤儉則教易入善後之宜可無講乎論寬恤第七

問民疾苦

宣德五年庚戌三月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勑諭六部都察院曰朕恭膺天命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孜孜保國圖治每食則思天下人之饑衣則思天下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已和特

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先是
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猶
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助益遂命內侍具
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則民間虧欠孳馬驢騾
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
言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命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
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

恤者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累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司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祁民困之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棄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寃濫者多感召旱澇必由於此請戒

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匠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致生嗟怨盈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囘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illegible]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勑明旦須行

超擢循良

大順四年庚辰冬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恭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大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民寃獄在萊州六年威惠大行遷湖廣左布政使巡撫蘇州等處尤有聲遂擢左吏部

天順六年壬午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為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蠲逋負

嘉靖四年乙酉正月

詔蠲免蘇松常帶征錢穀先是三府饑歲賦三十八萬有奇令俟兩年後帶征巡按朱寔昌言凶災之餘方值一稔即輸辦歲賦猶難有何復責宿逋重爲民困允之

嘉靖五年丙戌以災免鎮江丹徒三縣原帶徵嘉靖

二年錢糧金壇縣帶徵已完特令改折四年兌軍米以蘇民困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巡撫鳳陽都御史龔耀疏請免積欠鳳壽倉糧言淮安等府州縣連歲災傷戶口逃亡大半而錢糧照額科派積年逋負徒存虛數又將見在疲民代償日朘月削存者必逃逃者不返窮困之極恐釀他變乞將積欠鳳壽倉糧盡行蠲免庶凋殘少蘇逃移復業

上命戶部覆議行之

賑農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季春之月東作方殷麥秋未至平居無事古人猶行賑給若在饑荒之餘則田畝之荒蕪農具之廢失牛種之缺乏口食之不繼必有參差不齊者若不徧加優恤爲斯民聚廬復業之本何以冀異日之豐登致比閭之樂利也

西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秋八月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朱准吉曰王者之養民猶乳母之於嬰兒也饑則啼之飽則怡之不令其有顛癇之擾蚤蝨蚊蚋不得干其膚動靜之間務獲彼情方爲慈愛苟饑而不

乳患而不恤是豈爲母者之意哉保民若昭帝可謂近之矣觀其一語一事英睿之氣象自別使天假之以年其政又豈居文景之下乎

永樂十八年庚子十月

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爲食

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

斗遞官若修築圩岸疏濬河道人夫乏食者驗口支給食用免致加倍舉債以爲兼併之利如此則農民有所存濟田野可闢官糧易完未敢擅便本日早同戶部兼部事禮部尚書胡濙等於　左順門奏奉
聖旨准他這等行欽此欽遵遂於蘇松常三府所屬長洲等十二縣各設濟農倉一所斂散有時儲蓄日增小民有所賴焉

濟農倉條約

勸借則例

一每歲秋成之際將商稅等項及盤點過庫藏布疋
照依時價收糴

一豐年米賤之時各里中中人戶每戶量與勸借一
石上戶不拘石數願出折價者官收糴米上倉

一糧長糧頭收運人戶秋糧送納之外若有附餘加
耗俱仰送倉

一糧里人等有犯遲錯鬬毆等項情輕者量其輕重
罰米上倉

賑放則例

一每歲青黃不接車水救禾之時人民缺食驗口賑
借秋成抵斗還官

一孤貧無倚之人保勘是實賑給食用秋成不還

一戶起運遠倉糧米中途遭風失盜及抵倉納欠者
驗數借與送納秋成抵斗還官

一開濬河道修築圩岸人夫乏食者量支食用秋成
不還

一修蓋倉廒打造白糧船隻於積出附餘米內支給
買辦免科物料於民所支米數秋成不還

稽考則例

一府縣及該倉每年各置文卷一宗俱自當年九月初一日起至次年八月三十日止將一年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明白結數立案附卷仍將一年人戶原借該還糧米分豁已還未還總數立案付與下年卷首以憑查取

一府縣各置厫經簿一扇循環簿一扇月三十日該倉具手本明白註銷

戒侈靡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别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民可使富也

左氏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洪武三年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素絲其首飾釧鐲並不許

用金玉珠翠止用銀

洪武五年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稱借財物炫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illegible]論罪如律

洪武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洪武二十六年定官員蓋造房屋如一品二品廳堂

五間九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斗栱簷桷用青碧繪

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擺錫環三品至

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簷桷用青碧

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

廳堂三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間三架

黑門鐵環庶民所居房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

栱及綵色裝飾

嘉靖八年題准士庶婚禮如問名納吉不行已久止

倣家禮納采納幣親迎等禮行之所有儀物一家俱

毋過求

嘉靖十八年題准士庶喪禮各稱有無無以爲厚薄時忌致祭亦隨所有以伸追慕不以富侈不以貧廢巨家大族能遵禮以爲細民之倡者有司量加勸勵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詔中外嚴禁侈靡時禮科給事中查秉彝上言風俗浸侈始於世祿之家好作無名祟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無藉之徒聚黨遊食以愚黔首斁倫圯教之

淵藪奸謀淫之地臣竊以為欲天下太平在息盜賊欲息盜賊在保善良欲保善良在明禮制禮制明則人知節儉節儉則無求無求則廉恥立而禮義心生奸盜原塞䟽入

上詔中外嚴為之禁

蘇軾曰小民方其窮困也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

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

酒禁

文王誥教小子小子少子之稱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同毋彝常也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蔡沈曰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失也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辭未定殺蔡沈曰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於酒剛果用力以制之也羣飲者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當斬者皆

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丘濬曰先儒有言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於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之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爲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噫悉言也凡酒之爲酒所以爲用及其所以爲害皆具於此矣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萍氏比其浮於水上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謹酒使民節用酒

丘濬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即酒誥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即酒誥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嗚呼

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爲物起風波於尊罍之中其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禁其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設官以幾謹乎酒又作誥以示戒乎人其後子孫乃至於沈湎淫泆而天下化之以底於亂亡酒之沈溺於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丘濬曰司虣市官之屬萍氏刑官之屬成周既設刑官以幾察其飲酒之人然其所飲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嚴乃至於搏而戮之嗚呼古之聖王豈欲以是而禁絕人之飲食哉蓋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爲酒無之不至傷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亂性禁之誠是也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後元年詔戒爲酒醪以靡穀丘濬曰酺之爲言布也王者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爲酺自古以來皆有酒禁而漢法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而已屢詔戒爲酒醪以靡穀民之得飲也蓋鮮矣故於時和歲豐或賜酺焉夫禁其釀所以爲義賜之酺所以爲仁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漢時去古未遠猶有古意存焉後世縱民之飲非仁也因而取利非義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丘濬曰酒酤之禁不能行於平世若遇凶荒米穀不繼而一槩行釀酒造麴之禁是亦賑荒之一策也

太祖高皇帝丙午正月禁種秫下令曰曩因民造酒

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令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生庶幾斯民之富實也

嘉靖元年壬午禁京師民造酒淮安民造麯以戶部言其靡費五穀致米價騰貴也

懲遊惰

霸州知州張需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其民遊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

令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不則
下鄉至其戶薄斂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
惰者不一年俱以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民其
易如此
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蓋惡勞好逸者常人之情偷惰苟且者小人
之病上之人苟不明示賞罰以勸助之則何以獎其
勤勞而率其怠劵音倦歟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謂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田不耕者出屋粟

謂罰以三家之稅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雖閑民猶當出夫稅家稅也閭師言無職者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

丘濬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後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補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材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藪

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蕃鳥獸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臣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蓋民有常產者有常心先王制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此人心所以不離渙也

丘濬曰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衣有口則必食有父

娶妻子則必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爲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爲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爲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爲生民之主也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爲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爲三農則爲園圃不爲虞衡則爲藪牧否則爲百工爲商賈爲嬪婦爲臣妾皆有常職以爲之生是故生九穀毓草木三農園圃之職也作山

澤之材養鳥獸虞衡藪牧之職也與夫飭化八材阜
通貨賄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豈非百工商賈嬪婦臣
妾之職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職任之常惟夫閒民則
無常職而於八者之閒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
無常職而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
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
內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
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有以爲生物物足以資生家
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爲養沒有以爲

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畏于以務

外不左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有

天下國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職哉

施藥餌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四月

上製濟疫小飲子方頒所司遵用濟民

詔施藥餌時都城疫癘盛行死者枕藉禮部左侍郎

孫承恩請命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依按方術

預備藥餌施給以濟阽危

上從之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

命施藥於朝天宮

上諭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孫承恩錦衣衛指揮使陸炳曰方此春時民多疾疫朕體上天好生之命令爾等施藥於朝天宮用以溥濟羣生宜如諭行既而承恩奏邊方軍民亦宜救療乃復命錦衣千戶同道錄司官齎赴宣大山西等處會同撫按官立法給散務俾均霑玄惠以廣同仁之義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夏四月京師大疫
命發藥救之仍贍給米穀是日雷始發聲先是
上諭禮部曰今春雨澤罔降雷未發聲勅臣工同加
修省至是諭賑疾疫雷乃發聲

招流亡

嘉靖十三年甲午巡按直隸御史李禩上言鳳陽連
歲旱疫民多亡徙請勅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
以牛種督勸耕墾仍免其逋負歲祲則量加賑濟部
議此法當通行天下從之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詔天下有司招撫流移復業給與牛具種子俟年豐抵還有能開墾閒田者蠲賦十年從山東巡按劉廷儀奏也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丘濬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

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丘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荊湖之人觀之則荊湖之民異於江右自江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於荊湖自朝廷觀無分於荊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世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

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爲養也江右之人羣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今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産業者則名以税戶之目其爲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則

行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爲版冊見爲某人主戶見當某處軍匠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齎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爲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其役有産者出財無産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荊湖無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羸田荊湖無羸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一視同仁之道也

贖養男女　附諭民不舉子女

管子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

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九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丘濬曰飢饉之年民多鬻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然當時和歲豐之時雖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癘易至相染適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

餓莩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愚以爲宜
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得其賣之
而從贖彼不售
而死者亦多矣

永樂八年庚寅十月勑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爲給鈔贖還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閼者

蘇軾與朱鄂州論不舉子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今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卒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

殺報歷歷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

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
婦人懷孕經涉五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
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言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
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
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
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
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家言殺

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
小兒病爲無辜此眞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
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
於奪活壯夫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
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
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
之古之循吏知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
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
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

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付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

講禦薦饑

荒後成熟覺恤政行民間復業安生最懼惟在薦饑然禦之無出預備諸條官司鑒往事之失修備修禦爲法必周人情經覯窘之餘勤農節財趨教必遠所貴當事者熟講而力行之此時上下積儲俱望歲尤誌慎毋以泄泄失之也

荒政要覽卷八

雲間俞汝爲輯錄
潯陽王演疇
武林翁汝遇訂正

遇荒得失之鑒

上天以億兆之命寄之天子
朝廷以一方之命寄之有司任土地人民之托不能竭歷心力救民於饑饉責將誰諉然則一民之死非歲凶殺之長人者殺之也儒者止論

人事而餘慶餘殃易有明訓感應之理百無

一爽我

成祖文皇帝嘗輯為善陰隲一書頒布天下此卷師

其意採諸書荒政之得失者列為殷鑒有土

君子可以惕然思矣論得失第八

救荒善政四十九條

僖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

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春秋之時鄭饑禾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爲上卿宋饑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

旨得國乎

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河陵遣博士等分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貧民開倉賑給六
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稟之永初二年遣光祿大夫
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
晉烈宗太元四年三月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
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
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唐太宗時關中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
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

天下其略曰若使百姓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諫上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呂歲蝗不為栽

僕鳳閤王方翼為肅州刺史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簿其直以濟饑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立之

逐其地董煟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宜嚴令樵採打魚之類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元得擾莫若脩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租賃民間蘆塲或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採官復置塲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代宗廣德中歲大饑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紘說曰以君之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之墅以濟孀孥吾何用美官使門内寒且餒乎縉憾之由是坐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史或弔之復曰

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董熥曰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見稱於後世蕭復以堅奉宰相豈不立取富貴不發觀察使儲粟豈至削停刺史然一時齟齬其後亦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定分雖巧何益也後之賑濟者但當誠心為民可行即行一切利害非所當計

元和聞南方旱饑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對曰御史欲

爲姦詐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爲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即命速蠲其租

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郡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益困矣既而商米輻湊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宋朝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可貸於民至秋復收取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遂若薦饑無所收取孰任其咎上以難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

民自當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帝卽命發廩貸民

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租不俟報

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爲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之國馬以芻藁可矣祥符中潭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所傷不多望勿受其訴眞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及矣

朕以災沴蠲租正爲貧民下戸豈以多少爲限耶御

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仁宗嘗謂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千萬斛且屢經倚閣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使安撫始以事聞不爾則民間之弊無由上達其悉蠲

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司契丹流民其令八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閒田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賑救之故

降是詔
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
刑部郎中鍾離瑾爲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
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
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爲瘞埋已檢於稅
外外聽近輸官權停州縣配率其經水倉庫營壁亟
脩完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爲給遺防監
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
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而

得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慶曆七年以旱避正殿詔中外臣寮指陳當世切務

又下詔曰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咎於人不若

降災於朕辛丑祈雨災日却蓋不御是歲江東大饑

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吏曰國家

置義倉本慮凶歲令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嘉

之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

北蝗澇時霸州文水縣不依編勑告示災傷百姓狀

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爲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爲親民民無災傷尚當存恤況有災傷而不爲受理豈有心於恤民乎

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咨歎懇恤盡罷侍甲方田等事以謂愛地力亦荒政急務宜即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之旱暵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上曰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

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於是中書脩奏請蠲減賑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在令州縣曉諭丁壯各願歸鄉者并聽結保經所屬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輙强逐

毛堯臣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以法當死堯臣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眞宗時陳從易知虔州時歲饑有持杖盜發囷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活

千餘人

政和七年九月手詔州縣遏糴以私境內殊失惠養元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紹興中福建帥臣奏乞措置拯濟事高宗曰拯濟[illegible]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illegible]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沾實惠矣

董煟曰賑濟當及鄉村嘗於義倉論之詳矣然嘗聞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追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各令有五母雞二母彘牀上有百錢甑中有數

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挾劒於後將不能一夫為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弊如此高宗諭極濟明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所謂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歟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

淳熙八年勑淛西常平司奏本路去歲旱傷輕重不均在法五分以上方許賑濟今來逐縣各鄉都分有分數不等若以統縣言之則不該賑濟若據各鄉都

分有旱至重去處則理當存恤除已遂一從實括責五分之上量行賑濟五分以下量行賑糴得旨依耀州大旱野無青草畢仲游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欲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歡然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盡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滕達道知鄆州歲方機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彼

淮南東京皆大饑逵道獨有所乞米名城中富民與約日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用活者凡五萬人

吳遵路賑濟民既俵米即令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比

至嚴冬雨雪市無來薪即依元價貨鬻官不傷財民再獲利

文彦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㪷出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價終不能平大抵臨事須當有術臣謂此非特能止騰踴亦以陳易新之法也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遇年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出糶之時令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

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戸糶與三石或兩石唯在
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五升或一㪷
故民受實惠甚濟饑乏之卽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戸
乃來零糴常平倉斛㪷者前賢處事精審如此臣謂
穀可留而米不可久留若過三年已上則不可食不
於饑荒之時糶錢他日易新則終化埃塵而已
彭思永通判睦州會海水夜敗台州城郭人多死詔
監司擇良吏往撫之思永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
道思永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瘞溺死者

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思永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舍畢人復安其居思永視故城頹壞僅有彷彿思爲遠圖名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諭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

元祐三年冬頻雪民苦寒多有凍死者呂公著爲相

日與例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炭遣官數十分置場於京師賤糶以惠貧民又出内庫錢十萬緡委開封府官吏遍歷閭閻周視而賑之又遣官按視四福田院存撫丐者給以日廩須春暮而止農民貸種糧流移在道者所過州縣存恤寓以官舍續其食流配罪人隨所在寄禁亦委官吏安存之或為饘粥湯藥以救疾或為芨屋紙衣以禦寒民有棄老稚於路者皆設法收養之凡待賑而活者一路或數十萬口賴貸以濟者又倍焉

曾鞏越州時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名富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自平又出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臣曰此策固善但視常平價稍增則視時價必稍損矣恐成科抑非本朝詔旨不若前期勸諭商賈富民出錢循環糴販之爲愈亦須官司先有以表率之

天聖五年八月河北大水上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沿邊視水災如聞有龍堰于海口可遣致祭王曾對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龍堰宜寬民賦以應天災於是下詔河北北水災州軍免今年秋稅

晁補之知齊州歲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補之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且日給麋粥藥物補之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瘞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娟其功欲有以

撓之既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劉安世請刪常平之法將一路所有錢衮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此通融有無之法但今亦難行然爲政者當識前輩規模廣大不局一隅之意

熙寧七年知河東府祈克柔奏今歲河外饑饉雖蒙賑貸尚未周給人欲流散以求生路恐北虜因而招誘遂虛北邊民戶臣乞保借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貸豐熟令償詔賜省倉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

貸

蘇杲眉州蘇洵之父杲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濟其鄰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

張詠鎮蜀時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黃幅巾道服眞君降堦迎接甚謹且揖詠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之意詠翊日命吏請黃戒令常服來比至夢中一如所見遂以夢告因

問黃有何陰德蒙眞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斗斛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詠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扶黃令坐索公裳拜之世之富民逸居飽暖無所用心不爲嗜慾所惑則必爲慳慢貪嫉強橫奸詐所惱矣黃如此宜爲眞君所重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戸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

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文康復奏之蜀人大喜爲之謡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宣和五年正月臣僚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如賑糶米事著在皇祐中今當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㪷正約小鐵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團甲給曆赴場請糴歲計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闕食之際悉被朝

廷實惠

李之純爲成都路運判時成都每歲官出米六萬斛下其直出糶以濟貧民議者謂幸民而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成都蜀郡根本民恃此爲生百年矣苟奪之將轉徙無所不至願仍舊貫議遂格

張詠知鄂州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搉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搉地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歲者百萬匹民以殷富淳化中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救

邛冦李順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此翁眞善幹國事者遷知益州詠以其地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佃民計口給募俾輸元祐糴之詠奏爲

永制其後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饑色者詠後立官至太子中允遷秘書丞荊湖北路轉運使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管三班院加左諫議大夫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遷工部戶部侍郎年七十卒贈左僕射謚忠定旁謚爲虞部員外郎

成化六年庚寅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廿六萬石銀布牛俱[illegible][illegible]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

入項氏子孫綦衍鼎盛有相繼登甲科者
宣和六年洪皓爲秀州録事秋大水田不没者十一流民塞路倉庫空虚無賑救策公白守郡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四隅不能自食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墨于識杖有侵牟闕十三字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且盡會淛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

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之居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卽延公如兩寺驗視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諸卒以城畔鹵掠無一家免過門曰此洪佛子家也汝毋得入

失救殍民二十三條

僖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晉僖

公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不與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丞相石慶上書乞骸骨上詔報切責之董㨟曰流民移徙誠當安集勞來乃欲徙之於邊武帝救荒之術疎矣

王莽時南方枯旱使民煑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又令饑民掘鳧茈食之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以粟之吏盜其稟饑死十七八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春京師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錢簿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竊見比年巳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

治之使甚均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東漢獻帝興平元年四月至七月不雨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廩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梁末侯景作亂江南連年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

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聚如丘隴

大業七年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懷二鎮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饑饉薦臻穀價踴貴米斗直錢數百所運米或麄惡令民糴以償之重以官吏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董煟曰自古盜賊之起未嘗不始於饑饉上之

人不惜財用知所以賑卹之則庶幾以安不然鮮有不殃及社稷者況夫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煬帝不知罔本且轉輿妄動以至於亡有天下者可以爲鑑

十四年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充貢獻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採樹皮木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然官廩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董煟曰張官置吏本以爲民今吏皆畏法莫敢賑救是必上之人諱聞荒歉也以荒歉爲諱者其禍至此然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子既饑餓父母其忍坐視乎今民至採樹皮擣藁末以充饑腸而上猶不知可勝歎哉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饑殍滿野死者數萬人徐世勣

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若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襲破黎陽開倉恣民就食董煟曰爲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貯積正爲斯民饑饉計爾不知發廩賑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沽譽迹其禍患可不鑑歟然嘗觀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轔踐羣盜來就食者幷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噫食也者民所賴以爲命而輕棄若此使密得志豈生靈之福歟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

豈爲民父母之意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候
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倉
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未幾以計斬
仁恭郡中無敢動者開倉賑貧民境內屬城皆下之
黄幹曰饑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名百姓
以倡亂臣觀義寧元年左翊衛郭子和坐事徙榆林
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七十八人執郡丞王才
數以不恤百姓之罪斬之開倉賑施此雖盗賊之行
不足汙齒頰然亦足以
爲不留意賑恤者之戒
隋末河內饑人相食李軌興義兵僭稱帝號傾家財
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名羣臣議曹珍等曰國以民

爲本豈愛倉粟坐視其死乎時有隋官心不服排珍曰百姓饑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散尋致敗亡

唐太宗問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董煟曰畜積藏於民爲上藏於官次之積

而不發者又其最次太宗各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心其規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儲廣惠等倉又往往久不支動化為埃塵諒未悉太宗之意

天寶十三年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太守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大曆二年秋霜損稼渭南令劉藻稱縣境苗獨不損

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

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

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

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租京兆尹韓皐慮府帑已空

奏不敢實其後事聞於上貶撫州司馬

懿宗時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

附者六七萬人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

蓬子爲麪槐葉爲虀乾府中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

孜為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而唐祚遂亡

咸通十年陝民訟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蕘

同光三年大水兩河流徙莊宗與后畋遊是時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

日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上曰適得魏王報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盡給爾等對曰與之太晚得之亦不感恩董渭日嘗攷周人財用之制有內府以受其藏有職內以受其用豈可以縱一人之欲然天子無私藏王后無俊用者以冢宰制財用之權故歲荒民乏則或薄征或散利皆可以通融其有無天子[illegible]其財特以爲天下之用而吾身無與焉自漢人以私藏歸之少府專供上用後世因之爲私有於是民窮苦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欲捐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蓋流弊之極有如莊宗者可歎以鑑

南渡新興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將金玉換易僅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粥煎米飲以稍通腸胃董卿曰昔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腫脚弱死者相枕倚蓋久饑腸胃壅塞乍飽多死惟米飲可以通腸嘗記乾道間江西大饑民有食自溺士卒殺者時帥出勸農饑民入狀借錢毀犁度貲帥判云紛紛黨議立三朝五十餘年積米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尚持片紙見青苗行□時令上戶領錢往他處收買糴斛循環糶糴以救民□不必苗是謂惜哉

淳熙初王浚明曉爲司農少卿嘗以平旦出訪林景度給事值其在省林之妻浚明姪女也垂淚而訴曰

林氏滅矣驚問之曰天人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
上帝有勅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
在目也浚明固不知何事姑慰安之曰果如是自是
林家將獲譴吾族何預焉無爲深戚戚以自苦因留
食候林歸從容扣近日所論奏林曰蜀帥以部内旱
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即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
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審實斟酌而後與故封還勅
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
及姑與其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浚明顰蹙而去未幾

林以病丐歸至福州捐館有三子繼踵而亡王氏求諸林近親以爲嗣亦輙不乆其後竟絶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雷所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冥數如此而上帝豈不急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踊貴耶宜其自取誅戮也

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

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隊用旗引之法徐寧孫蘇次叅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已上便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況饑羸之軀易蹂踐乎

徽州婺源東門縣學前姓胡人平日不以賑恤為念出納斗秤大小不同開禧丙寅五月坐閣上閱簿書忽震雷擊死簿書毀斗秤剖折其妻為神物擒下肢體無傷閭巷之人皆知之